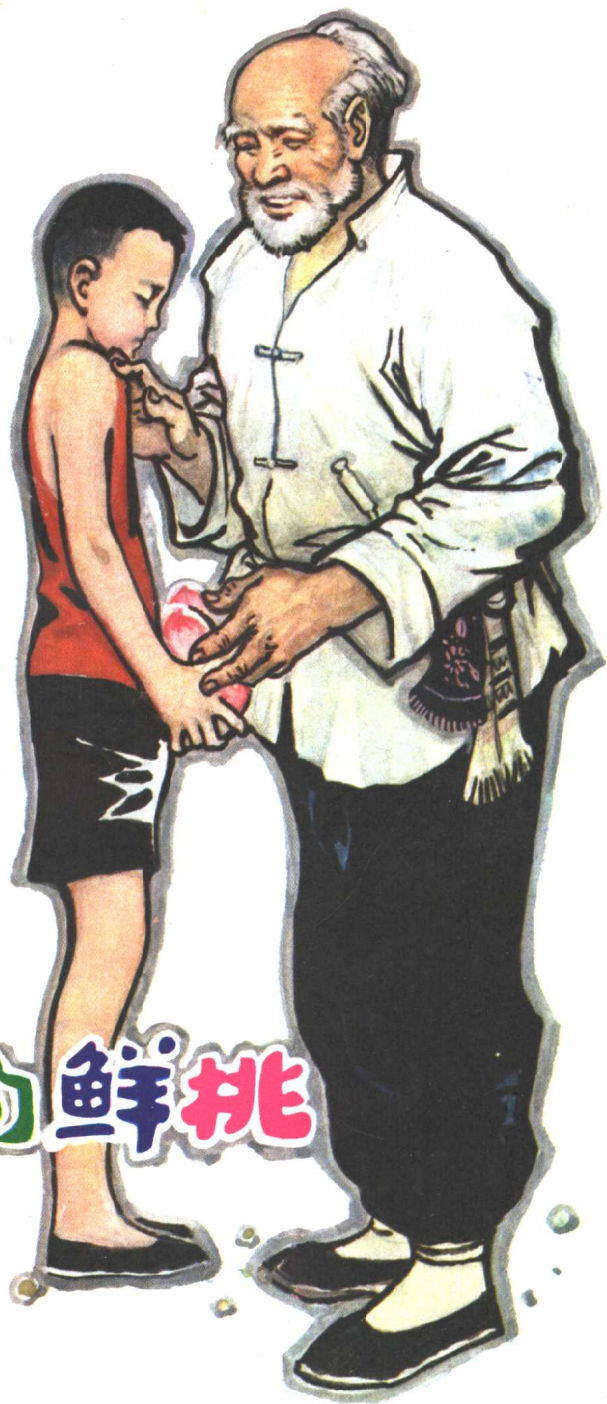




桃鲜的朵



血染的鲜桃

五讲四美小故事

张伦基 著
杜明杰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血染的鲜桃

五讲四美小故事

张伦基 杜明杰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4¹/₄

字数：79,000 印数：1—34,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663 定价：0.26元

前 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很重要的就是从教育少年儿童做起。当前，社会上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对少年儿童将是极为有益的一课。为了配合这个活动，指导孩子们的行为，陶冶孩子们的情操，我们编写了这些小故事。

在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少年儿童。他们心灵纯美，天真活泼，求知欲望强烈，助人做事热情，他们是富有理想，积极上进的。但是，社会环境难免有灰尘，这灰尘或多或少会落在孩子们的心灵上，使他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做了错事。另外，由于孩子们的思想幼稚，对一些问题的是非不甚清楚，有时会抱着好的动机，做了效果与动机相违背的事。但他们在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下，一旦觉悟，很快会改正缺点毛病，成为好孩子。我们把耳闻目睹的一些有关孩子们做的事情，记述下来，进行加工，写成这本题名《血染的鲜桃》的小册子，目的是帮助少年儿童

提高鉴别是非的能力，洗涤思想上的灰尘，使少年儿童健康地成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恐怕达不到预想的目的。因此，热诚希望读者能提出批评意见。

作 者

目

笑声引起的痛苦	(1)
喷火的小手枪	(8)
“小鲁班”——荆玉	(16)
选谁当组长	(24)
闪光的工资袋	(30)
剧场里的掌声	(40)
一张纪念邮票	(46)
血染的鲜桃	(51)
七个柳条帽	(58)
英雄人物采访记	(66)
篝火旁的风波	(72)
会吹口琴的大象	(78)
爱说俏皮话的孩子	(86)
不该输的足球赛	(92)
冬生的旅游记	(98)
水华买螃蟹	(103)
双黄鸭蛋的秘密	(110)
森林里的哭声	(115)
朋友之间	(122)

录

笑声引起的痛苦

学校的操场绿草如茵。一大群同学围着一个刚刚转来的女同学。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学生蓝上衣，脚上穿着一双网球鞋，那黝黑的脸庞和粗壮的手，标志着她是从农村学校转到城里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女同学亲切地问。

“韩小芹。”小芹低着头，用脚搓着地上的一根草棍。

“十几啦？”

“你们学校靠山近吗？”

“山上有狼吗？”

“你敢用手捉蚕吗？”

“……”

你一言，他一语，同学们向小芹提出一串串问题，使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她一直没有抬起头来，左手不停地摆弄着衣襟，右手一直插在上衣兜里。

就在同学们亲热地交谈的时候，突然有人将一只癞蛤蟆扔在她们中间。

“哎呀，妈呀！”就象一颗冒烟的手榴弹投在人群里，同学们被吓得惊叫着向四处逃散。唯独韩小芹一动没动，她哈下腰用手抚摸着那只癞蛤蟆，自言自语地说：“这是益虫哩，可不能糟蹋它。”她的胆子多大呀！同学们都用愣神儿的眼光瞅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不慌不忙地把癞蛤蟆托在手心上，送到潮湿的草丛里，让它逃命去了。

等小芹走回原来的地方时，只见女同学们将一个男同学围了起来。被围的男同学，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单帽，帽舌歪向一边，脖领下的钮扣掉了，胸脯袒露在外边。圆脸蛋，翘鼻子，厚而粗硬的头发从帽子下边不驯服地扎煞出来。癞蛤蟆就是他扔的。

“李刚，你象话吗？太不懂礼貌了。”

“李刚，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新来的同学？你刚转来的时候，我们待你这样吗？”

同学们一齐向李刚投来愤愤的目光和指责的话语。尤其是名叫白小华的同学，对他批评得最严厉：

“现在正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你自己衡量衡量，你这样做，不觉得害羞吗？”

李刚开始还不大在乎，可是同学们不让劲地批评，使他额头冒着汗珠，低下了头，用手背揉着翘鼻子。



“嘀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这可给李刚解了围。李刚把脖子一缩，耍了个鬼脸，匆忙地跑进教室。白小华象个大姐姐似的，扯着韩小芹的手说：

“这个李刚就是淘气，咱不生他的气，走，上课去。”

上课了，老师开始提问功课。不知为什么，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韩小芹身上。

“韩小芹。”

“到！”小芹规规矩矩地站立起来。她觉得同学们都在用眼睛盯着自己，心怦怦跳，脸也红了，几缕散乱的头发飘在前额，显得挺俊秀。

“请你回答：什么叫礼貌？”老师提问道。

“礼貌，是文明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通常所说的礼貌，是指对别人表示尊敬。讲究礼貌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具体体现，是整个社会风气纯洁、正派的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教养。因此，讲礼貌是我们广大青少年应该具备的美德。”小芹准确而流利的回答，赢来了同学们敬慕的眼光。老师也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和赞赏。她讲完后，老师让她把方才讲的这些，写到黑板上，并让同学们都记到笔记本上。

韩小芹接过老师递给粉笔，就在黑板上“唰唰唰”地写了起来。她的字写得工整、清秀、流畅，同学们都静静地抄着。

“嘻……嘻嘻……嘻嘻嘻！”突然从一个角落传来嘻笑声。

“谁？谁在笑？”老师厉声地问道。同学的目光一齐集中到李刚身上。

老师走到李刚跟前问：“你笑什么？”

“我笑，笑她右手长了六个指头，你看，嘻嘻……”李刚嘻皮笑脸地答道。

“李刚！”老师的语调很严厉，她生气了。可是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对待同学生理上的畸

形和缺陷，怎么能奚落嘲弄呢？你知道不，把自己的笑声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是不道德的。”

老师的话李刚没听进多少。他仍然说：“长六个手指，可笑嘛！”韩小芹听完，心里一阵难过，放下粉笔跑回自己的座位，把右手插在上衣兜里，低着头一声不响。两只大眼睛不停地眨动着，泪珠“巴哒、巴哒”地滴落在书桌上。

放学的铃声响了。白小华拉起韩小芹的手说：“走，到我家去玩玩，咱不理叫人讨厌的李刚。等明天还叫老师批评他。”白小华左说右说，安慰话说了—抬筐，韩小芹才消了气，跟着白小华走了。

小华的妈妈是医院里的外科医生，她见女儿领着一个女同学走进屋来，两人噘着一对小嘴，忙问：“谁惹你们生气啦？嘴噘得都能挂油瓶啦！”

“是李刚呗，他欺负新来的同学。”白小华一五一十地把李刚嘲笑韩小芹的手的事情讲了一遍。

妈妈认真地检查了小芹的手指，点着头说：“这个手指可以矫正。”

“什么叫矫正？”小芹和小华同时问。

“把这个多余的手指锯掉，就是矫正。”

“锯掉？”小芹本能地把手抽回来，向后退了两步。

“孩子，不要怕，锯的时候注射麻药，一点儿痛

的感觉都没有。”小华的妈妈耐心地向小芹解释。

小华的妈妈同小芹说的话，李刚站在窗外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放学后，老师就把李刚找了去，深入浅出地跟他讲了许多道理。老师说：“一个人生理上的缺陷或残疾，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在意外事故中造成的，这对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不幸的事，别人再奚落、耍笑他们，不是使他们更痛苦吗？韩小芹长六个手指头，她自己愿意这样长吗？想想看，如果这六个指头长在你手上，别人拿你来取乐，你会觉得怎样呢？……”

拿自己心比别人心，李刚明白自己做错了。李刚想起，有一次自己脚脖子扭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有的同学叫他李瘸子，他心里特别恼火，差点儿跟那个同学动手打起来呢！可今天自己却笑话开韩小芹了，真不应该。

李刚向老师认了错，低头慢步往家走去。他脚下踢着小石头，耳边响着老师的话，眼前浮现出韩小芹流泪的面孔，心里很懊悔。他想，一定要向韩小芹当面道个歉。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来白小华和韩小芹的说话声，就收住脚步，偎在墙上听着。当他听到韩小芹的指头要锯掉一个，心里不觉一震。怎么？要锯掉一个手指头，那该多痛呀！听大人

们常讲：十指连心里。咳，就怪自己嘲笑她。李刚难过地用拳捶着自己的脑壳。

韩小芹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真的到医院请小华的妈妈给做了手术，把多余的手指头锯掉了。当她擎着缠着白纱布的手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等着她。你们猜这个人是谁？就是李刚。

“你——痛吗？”李刚走上前去，又羞又愧，支吾了好久才说出来这么一句话。

“不痛，一点儿都不痛。”韩小芹抿嘴笑着说。过去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儿，好象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刚在嗓子眼里低声说：“我那天错了，你还生我的气吗？”这个不驯服的小“牛”，今天却变得格外温顺。

韩小芹摇摇头说：“我不生气了。妈妈说，总记着别人的过错，心地是不美的。”

“小芹！”一阵喊声，白小华和同学们都扑了过来，欢快的笑声和话语，喧闹在医院的大门口。

一个星期过去了，韩小芹手上的纱布还没拆掉就上学了。她刚进学校门口，看见李刚正在写黑板报，白小华在给他把着凳子。

一行工整的红色大字写在黑板报上：《做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这是李刚写的一篇稿子的标题。老师说，这是一篇联系思想十分感人的作文。

喷 火 的 小 手 枪

别看方方才十岁，可心灵手巧，干啥象个啥。妈妈说他长大了，准能成个革新家。奶奶的花镜腿断了，自己弄了半天也没接上，是方方给接上的；爸爸的自来水笔坏了，是方方给修好的；姐姐的皮包拉链咬合不上，是方方使它重新咬合的。全家人都夸方方，是个有出息

的好孩子。

方方有个表哥比他大两岁，更是心灵手巧，在好多方面都比方方高一招。做出的小手枪，跟真的一模一样；扎出的小风筝，飞得老高老高；用纸做的小飞机，能在空中飞很长时间……。

星期天，表哥又来了。一进门脸上就显示出得意的神态。方方从表哥的表情上猜想：他一准又琢磨出什么新东西来了。

表哥故意把手藏在身后，仰着头，眨着眼，问方方：“你能猜到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

是啥呢？这个无边际的考题还真不好猜哩。方方皱着眉头，努着小嘴，猜道：

“乒乓球拍？”

“不对。”

“钓鱼钩？”

“不对。”

他一连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对，只好摇了摇头，表示猜不着了。

表哥神气十足地把手往前一伸说：“看！”

“哟！我当是啥呢！”方方一看是用铁丝扭成的小手枪，那样子并不比自己的木手枪好看。他不在意地说：“这有啥稀罕的？样子也太旧了。”

“噢，你不稀罕呀？”表哥说着把枪一举，二拇指一勾，“啪”的一声，枪口里闪出一道火光，响声就象小鞭儿一样脆。

“真棒！真棒！”方方拍着手叫了起来。他一把从表哥手里抢过了小手枪，仔细地瞅着。枪是用铁丝、细铁管和一根橡皮筋做的，扳机头顶着的铁管里，有一个小小的圆铜箍。方方喜爱地把枪看了又看，问表哥：“送给我行吗？”

“那不行，我就这一支，昨天刚做成。”表哥没有答应。

方方脸上发烧，心里后悔，干嘛要人家也喜爱的

东西呢？他下决心不再提小手枪的事，也不看表哥的那支枪了。可是那支小手枪的响声老勾挠着方方的心，直痒痒。对，有了，自己动手做一支嘛。

方方从爸爸收集旧物的木箱里，找到了铁丝儿、细铁管、橡皮筋，就是没有小圆铜箍，没它就做不成能打响的枪。方方愁了。

性急的方方心里急得冒火，可是表面上装得很镇静，故意不在表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的样子。

等表哥走了以后，方方又翻箱子又倒柜，找出了妈妈的顶针、爸爸的烟嘴、哥哥的圆珠笔帽……。可是哪一件也用不上。就在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方方一眼盯上了院子里停放着的那台自行车，在车圈中间气门芯上扭的那个箍，黄铮铮的，不大不小正合适。他围着这台自行车转了几圈，要扭吧，明知道这个做法不对；不扭吧，那小手枪的清脆响声总在耳朵里响。转着转着，他冷丁想起来了，在哥哥的箱子里有好几个这样的气门箍。可是他高兴了半截，哥哥上班去了，箱子上的锁别人也打不开呀！

就象什么东西迷住了他的心窍，驱使他下决心先把这个自行车上的气门箍借用一下，等哥哥回来后，马上再还给他……。

有了这个气门箍，小手枪很快就做成了。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子，装上火柴头，“啪啪啪”地玩了

个够。

方方的邻居家有个小朋友，名叫平平。方方每做一件新玩具，总爱在平平跟前夸耀一番。如今有了这支喷火的小手枪，当然要送给平平看看，让他也开开眼界。

吃完中午饭，方方也学着表哥那个架势，把小手枪插在裤腰带上，仰着脸来到了平平家。进到屋里一看，平平患了急病，躺在床上直打滚。

“哎呀，妈呀，痛死我啦……。”平平捂着肚子，痛得龇(zī)牙咧嘴，额头上的汗珠一个劲儿往下滚。

“平平，怎么啦？”方方走到床前，焦急地问。

平平的妈妈说：“看样子象阑尾炎，要不就是胆道蛔虫。这两种急性病都是要命的痛。”

“我马上去请医生。”平平的爸爸一边说着，一边披上衣服往外走。平平的妈妈还在身后嘱咐：“快一些，越快越好。”

平平的爸爸打开自行车锁，刚要骑车子赶路，发现车子没有气了：“糟了，车子上的气门箍没有了！”平平的爸爸一扭头，看见方方站在门口，忙问道：

“方方，你看见谁扭了我的气门箍了吗？”

“没有。”方方回答的声音一点都不脆快，还用手暗暗地摸摸插在裤腰带上的小手枪。

平平的爸爸撂下不能骑的自行车，跑步朝医院